

徐光啟著譯集

十六

新刻徐玄扈先生纂輯毛詩六帖大雅卷之三

吳泓 徐光啟 子先父 輯

金陵 唐國達 廣慶堂 梓

文王

序曰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

徐士彰曰、此詩首尾相應、脉絡貫通、章斷言命、周絕商監殷法祖、意自相足、不可全然分開對看。若滯章斷之文、而失詩人之旨、則周公之所以戒成王者、亦不見有警惕處。蓋周公戒成王、始終歸重文王之德上、見得撫成業者、不可不修德也。首章至假哉以上、歷述以德受命大意已盡。然天命有所歸、必有所去、故下因言絕商、然言商之子孫臣庶如此、亦本於文王之德。所謂鑒殷之事、亦是漸、欲說到法祖上耳。命周而及其子孫臣庶、絕商

而及其子孫臣庶法祖而言及監殷監殷而言及法祖亦是文字湊泊。如此要當會作者之旨。初不若是之拘也。

張叔翹曰。此詩敘述文王之德。以垂戒後王。欲其常厥德。保厥命。而修德之要。不越乎敬之一言。美哉詳而有体。直而不激。其指切其味深。非周公不能作也。他日成王曰。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其於法祖敬天之學。可謂無間然矣。

說以文王生民公劉縣核樸旱麓思齊皇矣靈臺大明文王有聲竹葉既醉鳧鷖嘉樂洞酌卷阿大武諸篇為大正。

一 ● ○ ● ○ ● ○ ● ○ 天新 時右

二 ● ○ ● ○ ● ○ ● ○ 已子子世士世

三 ● ○ ● ○ ● ○ ● ○ 翼國 生楨寧

四	●	○	●	○	○	○	○	○	正子	億服
五	●	○	●	○	○	○	○	○	常京	嘒祖
六	○	○	●	○	○	○	○	○	德福	帝易
七	○	○	●	○	○	○	○	○	躬天	臭孚

肯章

文王在上

德顯則取法為甚近。命時則垂裕為無窮。
 徐士彰曰：文王之神，即天之神也。上帝之命，即天之命也。上帝之陟降，無一時而不監于人。文王之陟降，無一時而不同於帝。則為後王者，豈可謂天之高而不吾察，文王之既沒而不吾知哉？此章雖不言敬天，而不可不敬天之意，隱然見於言外者矣。

此章反覆言以德受命。贊嘆不已。故屢言之。總是一意。
箋曰。在察也。文王能觀知天意。順其所為。從而行之。

三章

章。文王無講

箕子。魁敬。勉即章。敬即敬止。君臣一德。故能熙載代終。以克長世。
解頤曰。以多士而生王國。謂非天命之保佑。不可以王國而克主多士。謂
非聖化之造就。就不可。

疏義謂此文王亦以今日在天之神言。此說甚有理。時說謂傳世之顯。就
周士子孫言。厥猶以下。就周士言。大費周折未妥。

四章

程子曰。無不敬。然後可以對上帝。

於昭者神。而所以於昭者。此敬不已者。聞而所以不已者。此敬敬之一字。一篇綱領。

文王之敬不已。與天合德也。文王不已其敬。故命集焉。商紂不已其惡。故命去焉。

張叔翹曰。光明者敬之本體。繼而續之。使其常明而不昏。即所謂不已其敬也。

五章

叔翹曰。王之薰臣二句。是一篇呼喚精神處。前後文意。得此提醒。

又曰。此雖戒王之言。亦須渾融嚴氏所謂不以文王為念。則將墜厥緒。周之子孫臣庶。又將服周之服。而助祭於他人之廟等語。當會其意而用之。可也。

六章

註中兩自字佳。正與本文自求相應。德曰自脩。命曰自配。福曰自求。所以法文王者。誠在我矣。

先人以業貽子孫。能必令之克保。孰能保與否。後人責也。故曰自求多福。自求者。明皇天無意祖宗無權。

末章

天與文王一也。法文王。所以法天也。得人心。所以得天心也。儀刑二字好。若有模範。可為準則之意。

叔翹曰。義問亦與令聞意相應。有虞殷自天。揭出一天字。與首章應。上天之事。二字宜渾說。或以禍福興廢言。則皆可度矣。

疏義曰。首章之意。是文王即天。此章之意。是法文王。即所以法天。此篇首

尾曰文王與天為一、但愈言之而意愈深耳、

大明

序曰、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

輔慶源曰、君有明德、則天有明命、有王季文王、則有太任太姒、有王季太
任、則有文王、有文王太姒、則有武王、有武王之君、則有太公之臣、讀太
明之詩、則當知天人夫婦父子君臣之際、安危治亂興廢存亡之機、如影
響之相應、皆非苟然也、

一 ● ○ ○ ○ ○ ● 上王方

二 ● ○ ○ ○ ○ ● 商京行王

三 ● ○ ○ ○ ○ ● 翼福國

四 ● ○ ○ ○ ○ ● 集合淡子

五 ● (一) ● (一) (一) (一) 妹渭 梁光

六 ● (一) (一) (一) (一) (一) ● ○ 王京華行王商

七 (一) (三) (一) (二) (一) (二) 旅野女隔 林興心隔

八 (一) (一) (一) ● (一) (一) (一) (一) 洋煌彭楊王商明

首章

惟天不可信、此為君之所以不易也、

二章

列女傳曰、大任誠一端莊、惟德之行、及其娠文王、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教言、生文王而明聖、太任教之以一而識百、卒為周宗、君子謂太妊為能胎教、

三章

小心字法檢束此中不敢侈泰也

徐士彰曰聖人一念之敬足以得上天之福一德之正足以得下國之心聖人所以得天人之歸者誠心盛德而已

四章

徐士彰曰天命必有所默也而後有所集以六百年之商將欲革其命而新之非鑒觀之久而眷顧之深固不輕集也

五章

徐士彰曰文王之德與天無間譬則天也太姒純一之德足以配之譬則天之妹也

六章

章首五句即上文之意而重衍之猶古詩換章疊句體矣者陰謀逆德也

而以為變伐應天順人故也。易曰：行險而順，字法妙品。
徐士彰曰：有太任，復有太姒，故言續言女德之克繼也。生文王，又生武王。
故言篤言天命之匪懈也。其伐商也，除暴救民，以殺止殺，故言變言其無
慙德也。

七章

上帝臨汝，蓋屢言之總，是幹旋暴白。虞
徐士彰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言處天下之大變，當天下之大任，當一以
天命行之，不可置毫髮私意於其間。彼以人之衆寡，事之成敗，存於念慮
者，皆所謂私意也。
侯興者，兵之勢也。牧野之師，形虛而勢實。蓋以至仁伐至不仁，氣自百倍。
百。

鬻子曰武王率兵車伐紂、虎賁旅百萬、起自黃鳥、至于赤斧、

傳曰如林言衆而不為用也

末章

煌煌彭彭、以氣勢言、即侯興之意。

革車三百、乃有此氣、鯀而齒老師、乃有此英邁、此可以見武王之師。

武成戊午、師渡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固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於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而天下大定。

鄒子靜曰、當時只誅紂、汙濁便除、氣便清明。

傳曰尚父可尚、可父

解

序曰：繇文王之興，本由大王也。

徐士彰曰：周公之訓成王，備矣。然其立言也，不曰大王，王季則曰文王，武王欲其守法以承先業耳。荀卿曰：略法先王而足亂世術，不如法後王而一制度。伊尹之于太甲也，非成湯之事，不以訓意，亦猶此。

又曰：大王遷岐，與公劉遷邠，事體略同，但處廬旅，其規模小。此章乃召司空以下，其規模大。蓋時世有先後，土地有廣狹，即此見瓜瓞之義。此詩體格辭意與長篇一篇逐一相似，看來三代時亦便有擬古之作。

一 ○ ● ○ ○ ○ ○ 賦漆穴室

二 ○ ○ ○ ○ ○ ○ 父馬許下女字

三 ○ ○ ○ ○ ○ ○ 止右理訟事

四 ○ ● ○ ○ ○ ○ ○ 德家直載翼

五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陳夢登馮興勝

六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伉將行

七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愠問拔兌駝喙

八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成生附後走侮

首章

繇：句比意可該全篇。但就首章論則言今日王業之盛始於前日之微也。綿：二字不可忽。

民之初生未便是太王時還在大王以前按稷子不窋失官竄于戎翟之間至公劉能修后稷之業乃立國于邠民之初生謂此時也。

朱公遷曰夾皇邇過雖云已有家室但穴處乃土地所不能無謂之未有家室何怪哉。

傳中其國甚小二句不可謂太王小文王大蓋大王遷岐而後已自漸大至文王而極大觀柝械四句可見詩柄着因之二字亦是此意孫炎曰猷小瓜子如灼其本子小紹先歲之瓜曰猷箋曰復者復于土上鑿地曰穴皆如陶然

二章

來朝走馬要見為民意此章于創業艱難摹寫深至徐士彰曰一說至于岐下不可言擇取意愚謂詩人之言亦不可如此拘拘下文分明言土地之美則說歷覽山川不如岐下亦復何妨孟子殆一時之言不必以之律詩也孟子亦謂太王迫於狄難不得已而遷國非有意去邠即岐也故曰非擇而取之君其至岐自是其可居而居之豈漫無簡擇而苟且稅駕乎

呂氏曰來朝走馬形容其初遷時畧地相宅精神丰采也
陸聚岡曰來朝走馬無倉皇周章氣象要見舉動光明正大意爰及姜女
亦見不強民之必從惟與妃同行耳

三章

書曰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
徐士彰曰國土豐美物生有異興王之地固有默契于天人心矣且也
神人協吉以定厥居王者之興夫豈偶然之故哉
堇有二種註云烏頭也非是大者為天雄旁生者為附子為附子藥有大
毒豈可食也此章之堇內則所謂堇豈粉榆兔藿脩瀝以滑之菜之美者
荼苦菜也言土田饒沃不問菜之美惡皆如飴也

四章

凡言廼者繼事之詞

箋曰時耕曰宣自西徂東周爰執事從西方而徃東之人皆于周執事競出力也。幽與周原不能為西東據至時從水滸言也。

五章

量地以成邑度地以居民司空之職致衆庶令徒役司徒之職

易革及渙之象皆以王假有廟為言蓋革因民之聚立廟以堅其歸向之心所以為懷保之道渙憂民之散立廟以收其蕩析之心所以為招携之術大王知此義矣

六章

縮板以載宗廟之墻棟之隙宮室之墻

周禮鑿鼓以鼓役事考索曰鑿者緩也役事以勿亟為義故以鑿鼓節之